



桂圓·冰糖·水

2015-11-28 記者 寶玉帥 文



我把那一瓶桂圓冰糖水舉起來，帶著殼的桂圓在夕陽色的茶水裏沉浮。水杯後太陽羞羞怯怯，映在杯子裏也成了一顆桂圓。

桂圓

這是舅舅開的安神補腦處方。寒假的時候，舅舅偶然聽說我會失眠，便沉思著走進臥室，半晌，他托著一本古舊的書出來，對我說：「快記，『桂圓三顆，冰糖若干，取開水浸泡，約半小時食桂圓，飲汁水』。」我誠惶誠恐，一字不漏地記在手機上。第二天，我還沒起床，媽媽便把一包桂圓和一包冰糖放到我床頭。

「你們真是大驚小怪。」我嘴上雖然這麼說，心裏其實在害怕舅舅這偏方稀奇古怪。上次姐姐咳嗽不止，舅舅給她開的藥方就是生吃雞膽。大概蛇膽可以止咳，推此及彼，雞膽也確有療效。但每次看姐姐苦大仇深地吞下那枚青紫色還帶血絲的苦膽，我總心有餘悸。桂圓，不會又是什麼奇怪的東西吧？

我拿起一枚桂圓，嘗試著剝開它的殼，果然，裏面的果肉像極了中藥丸。「可不可以不吃啊？」我哭喪著臉問媽媽。



桂圓生在南方，從未見過它的我以為它是一味中藥，
尤其幹桂圓的果肉，像極了中藥丸。（圖片來源/投資網誌）

「別傻，你知道這東西多少錢一斤，可不是髒物（普通食物）。」在媽媽的觀念裏，價錢高的東西自然就好吃。

無奈，我勉為其難地啃了一口。咦，甜的，我的眼睛亮起來，「味道還不賴嘛，你也嘗一個。」我遞給媽媽一顆。

媽媽邊吃邊嫌貴，又看我一顆接一顆吃起來沒完，趕緊把它們搶走收了起來。

冰糖

因為冰糖的用量不大，每次都是桂圓吃完了，它還剩半包。同桌是個胖乎乎的男生，他看我對付不了那麼多冰糖，便說：「來，拿塊冰糖給爺嘗嘗。」

我毫不猶豫地送給他兩大塊，塞到嘴裏能把嘴撐破那種。結果看似在專心學習的周圍同學紛紛伸手過來討。我愣了一愣，把白白的冰糖一枚枚按在他們手心，說：「給，吃了嘴要甜哦。」圍著我的這一圈手便縮回去，同學們像小朋友那樣連連點頭。

冰糖是可以單獨吃的。我小時候，奶奶就常常從她的對襟大褂裏摸出四五塊亮晶晶的冰糖遞給我，還囑咐我不要給媽媽看到。那時候離現在得有十五年了，還沒有洋品牌的巧克力和棒棒糖，就連泡泡糖都還是做成西瓜形狀一大堆堆在雜貨商的櫃檯上，小朋友拿一毛錢就可以買兩顆回去嚼。因為沒有零食可吃，我的嘴裏通常是乾乾淨淨的，豈止乾淨，簡直是寡淡。因此奶奶的冰糖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散播快樂 「鄭」面能量
- 桂圓·冰糖·水
- 那些關於廢文的事
- 論電玩遊戲汗名化

總編輯的話 / 孔婉寧



本期為喀報第二百二十八期，共有二十八篇稿件，其中以人物專訪居多。本期側欄廣告以聖嬰現象為題，為近期暖冬現象做出介紹。

本期頭題王 / 薛如真



我是薛如真，粉紅與夢幻狂熱者。生性吵鬧卻又喜歡獨處，好懂又極好相處的一個雙魚座女孩。

本期疾速王 / 吳和謙



我是吳和謙，來自台北。最大的興趣就是唱歌和桌球，因為這也是種展現自我能量與抒發壓力的優質管道。閒暇時喜歡看書或聽音樂，暫時擺脫世俗的紛擾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星光熠熠 電競全明星賽
林儒均 / 即時新聞



散播快樂 「鄭」面能量
吳偉立 / 人物



青郊草地音樂季 飄揚樂曲
王鈞鋒 / 即時新聞



百年傳承 艋舺龍山寺
李宗諺 / 照片故事



性與不性 妙手回「春」
薛如真 / 社會議題

一來，我用手擦一擦塞進嘴裏去了。一塊冰糖可以吃好久，但因為它硬硬的、涼涼的，待在口腔裏自然形成對舌頭和牙齒的挑釁。所以我吮著吮著就會動用牙齒來「圍剿」，嘎吱嘎吱把它們咬得粉身碎骨。



冰糖一般用於煮粥，但也可單獨食用。（圖片來源／投資網誌）

果然，同學們也不例外。冰糖分發完後，一開始傳來大家嚥口水的聲音，那是冰糖溶化了；然後有牙齒碰撞冰糖的聲音，那是要對冰糖發動戰爭的預警。再過一會兒，我的周圍好像來了一窩老鼠，嘎嘣嘎嘣的聲音忙成一團。

班主任進來了，大家都閉緊嘴巴，暫停咀嚼。忽然，他拍拍我同桌的肩膀，問：「語文老師沒來輔導嗎？」

「嗯——」同桌一張嘴，那顆超大的冰糖就滾出來，掉下桌子往講臺的方向跑去，迅疾得好似尿急的百米運動員。我在全班的哄堂大笑中扯過書，捂住臉。

水

我裝水的杯子可是個大傢伙，它膀大腰圓，足足可裝一升。因為高中的時候吃飯很快，基本不會分辨白菜、蘿蔔、土豆片，夾著就往嘴裏塞，饅頭更是一口啃半個，所以水是必不可少的。沒有它，大概我早噎死在餐廳。冬天的時候，開水裝到杯子裏，吃完飯走回宿舍水已經涼了。可我每次只能喝掉半瓶水，另一半，得珍藏起來拿回去接濟好友。



我高中三年一直用這種杯子，
只是容量從650毫升換到1000毫升。
（圖片來源／易購）

家鄉的水略有些硬，接到杯子裏會有白色沉澱，我一路走回去，這些白色的雜質就懸浮在水中了。所以必須等午休結束，好友才能拿起我的水杯，把剩下的這一半水，一飲而盡。

可是加了桂圓冰糖的水，卻是誰也沒份分享的。晚飯前，我把剝好的桂圓和冰糖塞進水杯，晚飯後正好把開水灌回來。用半小時做完一套英語試題後，夕陽已經完全沉沒，而它的色彩卻留在我放在窗邊的水杯中了。乾癟的桂圓吃飽了水，像胖娃娃般在水中搖搖晃晃；冰糖卻懶懶的，趴在杯底一動不動。

當時夢短 不需安眠

我不知道桂圓冰糖水是不是真的能安神補腦，但在有了這個藥方之後，我就升上高三了。原本我

因為各科成績均衡不知該選文選理，到高二下學期的時候，恰好及格的物理、化學讓我不用再考慮這個問題；而自主招生（於高考前舉行的大學自主選拔，通過者可獲該大學降分錄取）也已經確定輪不到我，只剩下高考（大學聯考）一條路的我不再東張西望，不再輾轉反側，每天十幾小時的學習後躺到床上立刻睡著，自然不再需要這桂圓冰糖水。

但媽媽依然每月送一包桂圓和冰糖過來。有時是陽光普照，有時是冰天雪地，那包桂圓和冰糖裏便夾雜了陽光或風雪的味道。許多同學的媽媽在學校附近租下房子，照顧他們的一日三餐，我仍然一天三次進出學校餐廳，每次看到打飯阿姨把肉抖下去都很心痛。而回到教室，喝到媽媽送來的桂圓和冰糖，家的味道便伴著熱水緩緩灌進胸膛。

高三下學期的時候，大家因為天天熬夜嘴裏總是苦的，我便每天下午給大家分冰糖吃。所以晚餐後的那半小時裏，班主任總能聽到我們的磨牙聲。

每天喝我水的那位兄弟後來去了濟南，雖然濟南貴為「泉城」，他卻很不幸地去了一個水質很硬的城區，接一杯開水有四分之一都是水垢。我則走過臨沂、蘭州、十堰、西安，喝過了各種或軟或硬、或苦或甜的水，每半年回家一次的時候，還是得先倒上一碗家鄉水，咕咚咕咚喝盡才能安心。

這是一篇
廢文。 那些關於廢文的事

廢文之路遙遙無盡，更崎嶇難行，努力向前，但求寫出優質廢文。

散播快樂 「鄭」面能量



鄭妹老師的介紹，以及其對於街舞文化的貢獻。

▲TOP